

隐喻认知视角下汉英颜色词的跨文化语义对比研究

蒋灿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 本研究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汉英语言中核心颜色词的隐喻认知机制与跨文化语义差异。通过语义分析法与文化溯源, 研究发现: 汉英颜色词在基于身体体验的情感隐喻层面存在普遍性认知共性, 如“红”与生命、“蓝”与忧郁的关联性; 但在社会文化特定义项上呈现显著分野, 其差异源于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认知模式及语言系统特性。研究进一步构建了颜色词隐喻映射的认知模型, 并从二语教学与翻译实践维度提出文化语义解码策略。本研究为跨文化语言学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有助于深化对语言与文化互动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 隐喻认知; 颜色词; 跨文化语义; 认知模型; 汉英对比

1. 引言

颜色词作为语言系统中兼具指称功能与文化表征功能的特殊词汇范畴, 其语义生成与拓展过程深刻反映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Lakoff & Johnson (1980)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指出, 语言中的隐喻本质上是“通过一类事物理解另一类事物的认知机制”, 而颜色词的语义演化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体现。在跨文化语境下, 颜色词的隐喻映射既受制于人类共同的身体体验基础, 又因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及思维范式的差异呈现独特性。

当前学界对颜色词的跨文化研究多聚焦于词汇层面的文化内涵对比, 缺乏对其认知机制的系统性阐释。基于此, 本研究以汉英语言中的红、黄、蓝、白、黑等基本颜色词为分析对象, 结合认知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理论, 探讨其隐喻映射的共性特征与差异根源, 旨在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跨文化语义分析框架。

2. 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隐喻理论的三维分析模型

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划分为结构隐喻 (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 与本体隐喻 (Ontological Metaphor) 三类。结构隐喻通过源域与目标域的系统性关联构建认知框架, 如“时间是金钱”; 方位隐喻依赖空间方位关系映射抽象概念, 如“高兴是上”; 本体隐喻则将抽象概念视为实体, 如“通货膨胀是怪物”。这一分类为颜色词的语义解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持——颜色作为可感知的物理属性 (源域), 常被用于映射情感、社会规范、

价值判断等抽象概念 (目标域)。

2.2 颜色词隐喻认知的研究脉络

2.2.1 认知共性研究

跨语言研究表明, 人类对基本颜色的感知存在生物学共性。Kay & McDaniel (1978) 的“基本颜色词理论”指出, 全球语言普遍存在 11 种基本颜色范畴, 且颜色词的习得顺序与光谱显著性相关。在隐喻层面, 这种共性体现为基于身体体验的语义关联, 如多数语言以“红”指代血液与生命、以“黑”关联黑暗与未知 (Wierzbicka, 1996)。

2.2.2 文化特异性研究

文化语言学研究显示, 颜色词的隐喻拓展深受社会文化系统影响。例如, 汉语“黄”的皇权隐喻源于古代五行学说 (土居中央, 其色为黄), 而英语“yellow”的低俗语义则与 19 世纪美国报业的“黄色新闻” (Yellow Journalism) 传统直接相关 (苏新春, 2015)。此类差异表明, 颜色词的语义系统是特定文化认知模型的语言投射。

2.2.3 研究局限与突破

现有研究虽已揭示颜色词的文化语义差异, 但对其认知机制的阐释仍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 缺乏对“身体体验—文化过滤—语义固化”这一动态过程的深入剖析。本研究拟引入认知模型分析方法, 结合历史语料与当代语境, 构建颜色词隐喻映射的跨文化解释框架。

3. 汉英颜色词隐喻认知的共性特征

3.1 基于身体体验的情感隐喻

汉英颜色词在情感表达层面存在显著认知共性, 其隐

喻基础源于人类共通的生理感知与环境互动。

3.1.1 “红”的生命叙事

红色的核心隐喻源域为“血液”与“火焰”，二者均与生命存在直接关联。汉语“血红”、“红润”直接描述生理特征，英语“red blood cell”、“red meat”亦如是。这种关联进一步衍生出“生命力”隐喻。汉语用“红运”指代好运，英语“red-letter day”（红字日）指重要纪念日，均体现对生命积极状态的认知投射。

在警示隐喻层面，汉英均以红色表示危险。汉语“红灯”象征交通禁令，英语“red alert”（红色警报）指代紧急状态，这种共性源于人类对鲜血的本能警觉（Lakoff & Johnson, 1980）。

3.1.2 “蓝”的情感调性

蓝色在汉英中均与“忧郁”形成稳定隐喻联结，如汉语“蓝色心情”、英语“feeling blue”。这一关联可能源于物理环境对心理状态的影响，阴天的灰蓝色调常与低落情绪共现，形成“环境感知—情感体验”的认知链条。此外，蓝色的“冷静”隐喻亦具跨文化一致性，汉语“镇静剂”的蓝色包装与英语“blue chip”（蓝筹股）均体现对“理性”的符号化表达。

3.2 方位与空间隐喻的普遍性

方位隐喻在颜色词中主要表现为“光明/黑暗”的二元对立。汉英均以“白/white”象征光明与纯洁，如汉语“清白”、英语“white purity”；以“黑/black”指代黑暗与未知，如汉语“黑幕”、英语“black hole”。这种隐喻源于人类对昼夜交替的基本感知，构成跨文化认知的底层逻辑。

4. 汉英颜色词隐喻认知的文化特异性差异

4.1 社会价值体系的语义投射

4.1.1 “黄”的权力隐喻对比

汉语“黄”的核心文化特定义项为“皇权”与“神圣”，这一语义源于古代宇宙观中的“中央土”观念。《礼记·月令》载“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将黄色与中原文明的政治正统性绑定，唐代以降“黄袍”成为帝王专属服饰，进一步强化其权力隐喻。

英语“yellow”的主要文化特定义项为“怯懦”与“低俗”。“yellow-bellied”（胆小的）的语义源于19世纪美国西部俚语，而“yellow press”（黄色新闻）则直接关联《纽约世界报》的低俗漫画专栏《黄孩子》（Yellow Kid），体现出大众文

化对语言符号的重塑（胡文仲，2010）。

4.1.2 “白”的生死语义分野

在汉语中，白色的核心文化隐喻为“丧葬”，这与传统五行理论中“西方属金，其色为白，主秋令肃杀”的观念密切相关。丧礼中的“白衣”、“白幡”构成一套完整的死亡符号系统。而在英语中，白色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象征圣母。白衣象征纯洁，新娘婚纱寓意贞洁，形成“白色—神圣”的稳定映射。

4.2 认知思维方式的语言镜像

汉语颜色词的语义模糊性与英语的精确性差异，折射出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的深层对立。汉语“青”的多义性是典型案例，其语义范畴涵盖蓝、绿、黑三色（如“青天”指蓝色，“青草”指绿色，“青丝”指黑色），体现出汉民族“天人合一”思维对事物关联性的强调。英语则通过构词法实现颜色的精细化分类，如“turquoise”（绿松石蓝）、“chartreuse”（查特绿酒）等，反映出分析思维对精确性的追求（王寅，2007）。

4.3 历史文化事件的语义沉淀

颜色词的隐喻义项常与特定历史事件或文化传统绑定。例如，汉语“黑”的“权力”隐喻（如“黑帮”）源于古代“黑衣”作为下层吏员服饰的制度，而英语“in the black”（盈利）的隐喻则与财务报表用黑色墨水记录盈利数据的会计传统直接相关（吕叔湘，2020）。

5. 隐喻认知差异的生成机制

5.1 文化认知模型的差异

汉英颜色词的隐喻差异本质上是文化认知模型的差异。汉语颜色词的语义系统深受儒家伦理影响，强调“礼”对隐喻建构的规范作用（如“红”的喜庆隐喻与婚丧礼仪制度直接相关）；英语颜色词则更多体现个人主义价值观，如“pink”（粉红色）的“少女心”隐喻源于对个体情感体验的重视（Byram, 1997）。

5.2 概念隐喻的映射路径模型

通过对比分析，可构建汉英颜色词隐喻映射的三维路径模型：

颜色词	汉语映射路径（文化驱动）	英语映射路径（文化驱动）
红	血液→生命→集体仪式（礼）→政治象征	血液→生命→个体情感→风险警示
黄	土地→中央权力（五行）→神圣化	植物→怯懦（俚语传统）→大众文化低俗化
黑	黑夜→神秘→宗法制度下的权力暗箱	黑夜→邪恶→契约社会的专业隐喻（如“black law”）

5.3 语言系统的反作用机制

汉语的单音节构词特点使颜色词具有更强的语义衍生能力，如“红”可通过偏正结构生成“火红”、“橘红”、“桃红”等复合词，其隐喻层级从物理描述逐步拓展至情感、社会范畴。英语则依赖外来词与科学术语扩展颜色语义，如“ultraviolet”（紫外线）、“iridescent”（虹彩），体现出语言系统对科技认知的适配性（Kay & McDaniel, 1978）。

6. 跨文化语言教学的认知策略

6.1 构建“认知基础—文化变量”教学框架

在二语教学中，建议采用分层教学法，首先讲解颜色词的认知共性（如“红—生命”），建立跨文化理解的基础；然后引入文化特定义项（如汉语“红—政治”、英语“red—debt”），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可通过语义对比表、隐喻路径图等可视化工具，帮助学习者理解“共性基底上的文化变量”结构。

6.2 翻译实践中的隐喻转换策略

颜色词的翻译需根据隐喻类型采取差异化策略：

共性隐喻直译：保留源语隐喻形象，如“black market”译为“黑市”，“green revolution”译为“绿色革命”。

文化特喻转译：当源语隐喻在目标文化中无对应概念时，采用功能等效翻译，如汉语“戴绿帽子”译为“be cuckolded”，并附加文化注释。

混合策略增译：对于承载特定文化符号的颜色词，如“黄道吉日”，可译为“an auspicious day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兼顾语义准确性与文化传播（Newmark, 1988）。

6.3 认知干预与语境化训练

设计“文化语义敏感度”训练模块，通过真实语料分析（如文学作品、广告文案中的颜色词隐喻）与角色扮演活动，提升学习者对文化特定义项的识别能力。例如，对比《红楼梦》中“红色”的多重隐喻（喜庆、悲剧、政治）与英语文学中“red”的象征体系（如《红字》中的罪恶隐喻），引导学习者从认知层面解构文化差异。

7. 结语

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系统揭示了汉英颜色词隐喻认知的共性特征与文化特异性差异，证实其语义系统是身体体验、文化过滤与语言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跨文化语言教学需超越词汇表层对等，深入文化认知模型的深层结构，帮助学习者建立“语言符号—认知机制—文化逻辑”的三维解码能力。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非基本颜色词（如“紫”、“褐”）及方言变体，结合语料库语言学与神经认知科学技术，探索颜色词隐喻的神经激活模式，为跨文化语义研究提供更多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 [1]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2]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1988.
- [4] Kay, P., & McDaniel, C. K. 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ings of Basic Color Terms[J]. Language, 1978, 54(3): 610-646.
- [5] Wierzbicka, A. Semantics: Primes and Universal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7] 吕叔湘.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8] 苏新春. 汉语颜色词的文化认知研究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2): 89-98.
- [9] 王寅. 认知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合肥师范学院 2025 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5yjs064）研究成果